

高河的河

丁邦润

城市之美，离不开河流的润泽与妆饰。我最钟情的是高河的河，因而选择了一处望得到河、看得见绿的住所。

每天清晨，从独秀公园到稼先公园，在啁啾鸟鸣声中，沿着前进河两岸幽静的林荫道漫步，远处不时传来一曲婉转悠扬的黄梅，婀娜的少妇在一遍又一遍拍抖音，健壮的小伙子在道旁平梯上两手交替悬垂移行，棍舞、剑舞、广场舞随处可见，那沿河丛生的紫薇、木槿、樱花、海桐、石楠、夹竹桃……令人目不暇接，置身其中，你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自在与闲适。

二十岁，古称女子的“桃李之年”。如果说建城二十年的高河是一位青春靓丽的女郎，那么，这些分花拂柳迤邐东去的河流，便是她缀满宝石的项链，或者水袖，或者飘带。袅袅婷婷的河流，稀释了楼房林立的繁密、车水马龙的喧嚣，使街市疏朗有致、舒展自如，更为这座年轻的县城平添了万般妩媚和灵动。

高河有河，名副其实。高河大河、查湾河、中兴河、前进河、永宁河、怀安河，一些不知名的暗沟明渠就更多了。新城规划者、建设者匠心独运，巧夺天工，狭长处遍植花木，宽阔处巧设游园，亭台桥榭，勾连点缀，打造出一道道养眼的风景。城中几处湖面，莲叶田田，白鹭翩翩。公园里，广场上，香樟如盖，老人们三五成簇，围坐树下，几桌象棋、几桌掬蛋、几桌麻将，吆五喝六，自得其乐。

高河的河，最有名的是高河大河，这是一条历史厚重的河流，见证着这片热土的时代变迁。她发源于大别山余脉独秀山北麓，入三鸦寺湖，再经菜子湖汇入长江。《安庆府志》载：“高河，在府城北八十里，其河倚高埠，接文埠，合黄马河诸水，达练潭，合于枞阳，入于江。”清道光年间《怀宁县志》载：“（欽化乡）高河埠、小市港二街食货辐辏，舟楫以通，居然小聚，周回百余里。”

历史上，高河埠曾是十分蕃盛的水码头，明代属南直隶，清初为江南省，吴头楚尾，七省通衢。据老人们回忆，直到清末民初，高河大河水运仍能直通长江，高河埠商贾云集，舟楫如林，山货、稻米由此转运入江，市场颇为繁荣。后

经日军侵扰、兵连祸结，加上1954年特大水灾，河道渐渐淤塞，高河埠名存实亡，小街盛况不再。这样直至1990年代，高河镇依然街道短促，市政简陋，人气不旺，一副乡村小镇模样。

怀宁新县

城选址高河绝非偶然。这里圩畝交错，土地平旷，视野开阔，国道、省道、铁路、高速交会，更有高河大河、三鸦寺湖等宽阔的水域可为城市增色，机遇、交通、位置、胸怀，汇成高河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新县城建设以惊人的速度跨越发展，从主城区、工业园区，到E区，再到东南新区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城区如波似浪向外扩展，街面川流不息，一座座塔吊挥洒如椽巨笔，渲染出新县城的流光溢彩，昔日灰头土脸的小镇，俨然大都市气象。

新城建设视大大小小的河流为宝贵的生态资源，并巧妙利用。近年来，新县城大多数河流都得到了综合治理，驳岸、清淤、植绿，控源、截污、净化等措施立竿见影，生态补水确保流水不腐，滨河景观带隔开鼎沸的市声，湿地体验区里，生态林、芦苇丛、卵石滩浑然天成。漫步于高河大河的大堤，极目南岸，郊外一望无际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。一条条河畔，尽变成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道。

河流是城市的灵魂，没有一座城市不向往河流。高河的河，滋养了这方水土万物，丰富了这座新城的文化内涵。与发源于大别山、流经老县城石牌的皖河一样，高河的河静静穿过岁月的烟云，她没有激流险滩、惊涛拍岸的狂野，没有逝者如斯、一泻千里的豪放，也没有柔情缱绻、顾影自怜的婉约。她不施粉黛，道法自然，恰如怀宁人“允执厥中”的品质与性格。

千百年来，高河的河不喧哗、不浮躁、不极端、不偏执，不花里胡哨，她沉着自信、永葆奔腾向前的姿态。这是一种脚踏实地、笃行不倦的人文基因。在这种文化禀赋的熏陶、传承下，怀宁人一旦选择了孜孜以求的事业，譬如教育、艺术、科技、社会革命等等，便会屹立时代潮头，开风气之先，毕其一生将事业做到极致。发动和领导“高河暴动”的革命先烈操球，大化学家、教育家、“一代完人”王星拱，“诗歌王子”海子，都是高河的河流养育出的“先贤”和“才子”，他们如今都长眠在家乡温暖的怀抱里，日日夜夜聆听着高河大河的涛声。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，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共和国功臣；“新文化运动”的旗手陈独秀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，国人心中的“大先生”；家乡人以他们的名字建了两座主题公园，并在公园里分别建了“邓稼先生平陈列馆”和“陈独秀史料馆”，以便后人学习、铭记、敬仰他们的丰功伟绩。

高河，一个有精神的地方，也是一个有风景的地方。高河的河，承载着这座城的历史记忆，也默默见证着这座新城的今天和明天。

而高河的明天，定将愈加花团锦簇、清波粼粼。那时，小朋友们最感兴趣的必将不只是奥特曼、汪汪队和电子玩具，还有爬山戏水、捕鱼捞虾，在蓝天碧水中编织梦想的童趣。



山乡秋色 刘鹏 摄

秋日鸡冠花正艳

任崇喜

鸡冠花色泽丰富、艳丽异常。《花镜》云：“鸡冠花……花可大如磐。有红、紫、黄、白、豆绿五色，又有鸳鸯二色者，有紫、白、粉红色三色者，皆宛如鸡冠之状。”据说，明代才子解缙曾为白鸡冠花赋诗一首：“鸡冠本是胭脂染，今日如何浅淡妆？只为五更贪报晓，至今戴却满头霜。”并被编入不少故事中，称赞其学识渊博、才思敏捷。

鸡冠花，因其酷似鸡头上的肉冠而得名，沈周称其“高冠红突，独立似晨鸡”。它不仅色彩各异，在花序形态上，也有扫帚鸡冠、扇面鸡冠、璎珞鸡冠之分。

宋代王灼在《碧鸡漫志》中说：“吴蜀鸡冠花有一种小者，高不过五六寸，或红，或浅红，或白，或浅白，世目曰后庭花。”这个后庭花，更接近《救荒本草》中说的雁来红：“人家园圃多种之……其叶众叶攒聚，状如花朵，其色娇红可爱，故以名之。”雁来红又叫老来少、三色苋、叶鸡冠、老来娇、老少年，普通品种为红、黄、绿三色相间，优良品种则呈鲜黄或鲜红色，艳丽异常，但花序小且不明显，没有鸡冠花那样美丽的花序。

我国古代，中元节有用鸡冠花供奉祖先的习俗，因为要先洗手，再把鸡冠花摆上供桌，开封人才称它为“洗手花”。据《枫窗小牍》记载：“鸡冠花，汴（开封）中谓之洗手花，中元节前，儿童唱卖，以供祖先。”

旧时，鸡冠花，中元节常被用来祭祖，中秋节用来拜月。“供祖瓶插鸡冠花，一时风靡满京华。只缘物稀价腾贵，移种四郊入农家。以鸡冠花供祖，在宋代已风行。”早在宋代，开封的鸡冠花栽培十分普遍。杨万里曾这样吟咏：“出墙那得丈高鸣，只露红冠隔锦衣……”可以想见，轻风拂来，鸡冠花叶摇花动的美感。

周代已有中秋夜祭月的习俗。《新编醉翁谈录》记录了宋代的拜月习俗：“倾城人家子女不以富贫

自行至十二三，皆以成人之服饰之，登楼或中庭焚香拜月，各有所朝；男则愿早步蟾宫，高攀仙桂。女则愿貌似嫦娥，圆为皓月。”

虽然有俗语说：“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。”但儿童不分男女都是可以拜月的。当月亮升起后，人们开始烧头香。妇女先拜，儿童再拜。拜月的供品，北方多为梨、苹果、葡萄、毛豆、鸡冠花、西瓜，南方则为柚子、芋头、香蕉、柿子、菱角、花生、藕等。清宫里祭月，多在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，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、毛豆枝、芋头、花生、萝卜、鲜藕。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，四周缀满糕点和瓜果。

《燕京岁时记》里记载了清代北京的中秋节盛况：“京师之曰八月节者，即中秋节也。每届中秋，府门朱第，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。至十五月圆时，陈瓜果于庭，以供月。并祀以毛豆、鸡冠花。是时也，皓魄当空，彩云初散，传杯洗盏，儿女喧哗，真所谓佳节也。”

“鸡冠花，生个红，圆月的西瓜皮儿青。月亮也吃得哈哈笑，今晚的光儿分外明。”“鸡冠花，满院开，爷爷喝酒奶奶筛……”在北京，中秋要祭拜神像、“兔儿爷”。贡品中，瓜果梨桃不计较，必须有的贡品是毛豆、西瓜、鸡冠花。据说，毛豆代表草料，这是给“兔儿爷”坐骑吃的；切成瓣的西瓜，象征着莲台；鸡冠花，代表仙草。

“幽居装景要多般，带雨移花便得看。禁奈久长颜色好，绕阶更使种鸡冠。”鸡冠花适应能力强，对环境要求不严，多植于篱落之旁、阶砌之下。中秋之时，看鸡冠花殷红一片，可使过节的趣味大增。霜降之时，鸡冠花显得更为娇妍。“秋至天地闭，百芳变枯草。爱尔得雄名，宛然出阵宝。未甘阶辱陋，肯与时节老。由来名实符，何必荣华早。君看先春花，浮浪难自保。”这首诗歌颂的，便是鸡冠花迎风傲骨的刚强气节。

